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明律下　正傳九　附見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璡傳二

唐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唐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

唐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道胄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旻傳九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晏先生之後也家世丘園素居物表隨官流寓徙宅漳濵而幼抱貞亮風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禂公之神足也以首歲居學雖且略禁科攉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為師夲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理相符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illegible]

聲諮問隨聞弘範如説修行由是五
衆分驪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
世復入道門名為法施住於官寺深
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楷
頹奉而承則然尼衆在道染附情深
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制愛從道
履正栖心威服尼流聲高魏土自玄
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
鍾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
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便内惟
正撿外詳膺章恭附遵修緝諧倫伍
旻察其儀軌黙而識之知其風骨堅
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
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論道器乃周
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
計時過三載方遂素懷二十有二方
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否未知乃於古
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
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尒旦夕諮
訪挺出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
備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夙知更
陶神府其有事義乖滯者皆决滄相
融冥適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倡七

百鍊頡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過
拔及玄思勵勇通冠群宗剛正嚴
明風飈遺緒者莫尚於首矣故未至
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
靈裕法師道振雄伯範超倫等覲管
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學觀
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
詮流暉帝壤者不附定通戒行學無
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既冥通
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
博觀新解潤以前聞有識悟其玄規
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
處眾敷弘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
藏眾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
相關者並對疎條會其前失自律
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體
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
內受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
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去取輕
重乎而裁斷首乃衛概披括往往發
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
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墉崇映天網遐
張冊敞殊文繞疎異術羣律見糊

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紀今並
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疏雲師所撰
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
備七衆同歸於貞觀者首之力矣但
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
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
文律儀蓋幾如也首乃播此幽宗便
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義亘通古而未
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皆標宗
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
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
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
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泰土
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隨文末紀終於
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敢
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
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定
由匡弼之功而復每昇法宇規誡學
徒微涉濫非者為停講坐或有慎學
者皆召而誨喻聞者垂泣無不從革
大業之始又延住大禪定道場今所
謂大揔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彌所遵
削願以道稱帝里化移關表舊土閣

曾流神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
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嚴山寺於
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鎣以珠寶
飾以丹青為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
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
有天竺三藏大賷梵本擬譯唐文乃
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
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詔而取正至于
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
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為太穆
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
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
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
聞旨為弘福上座即揔綱任採擢僧
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
夫衆侶雲會等鶩如蘭不肅成規
流芳不絕自爰初開講指窮百遍必
得果必多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
須隨方陶誘恰窮本頌慶本所念未
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為知命以貞觀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彌加卒于
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
令百司供給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

隋至唐僧无國萃釗開摸揩時共重之
僕射房玄齡啓事杜正倫并諸公卿
並親盡哀詣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
葬方具時惟炎燠而屍不腐臭衆共
嗟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
幢充諸街衢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
郊之龍首原縣東三百築土墳之種
栢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立高
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為文初律
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舉通古今
例自講士交競援引昔傳讎勘羣宗
多乖名實非夫積因往世故得情啓
天乘數百年來取宗始定兼勤於聽
説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箴交每
於晦望説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飾登
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競
肅終於前事説欲陳淨徧所誡期每
講出罪濯諸流累故持律之士多往
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絶余嘗處
末座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之
生常初未之欽渴也乃發憤關表具
覩異徒濫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
世行相自崩逝望當時有逾天岸嗚

乎可悲之深矣
釋慧璡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
時即祛嗜欲葷腥俗味眇然不顧識
者以為見之所致同身子矣及年七
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
欣其信仰也遂放依常法師而出家
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
无乖越每從常遊履諸寺一無敢出
離便於常所臥床下席地而伏斯例
非一聽常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
學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於仁
壽年中從常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
後專精律儀聽遵律師講凡二十遍
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讓弱成治竪
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
奇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壘
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璡善能御敵乃
揔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
戰樓用以防擬璡獨號令莫敢當鋒
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
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在誅蕩璡登樓
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叉
縛奴僕大設館饍廣開倉廩身先入

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榴與開顏各執璡手健道人也能敢而旋惟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率至中道璡復從乞以衛前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彩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總轄者聞璡說戒皆來坐聽竦耳竦坐畏其聲也貞觀之初住雲花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經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玄道者同璡所學慕義明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慱解深奧情欲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宦遂家于相焉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亂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欲大

法初歸靈裕法師即度為弟子風素
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
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學
四分指撝刑網有歷年所振績徽猷
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
恒州㨖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統略
支葉窮討根源當即傳引所聞開講
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弥堅故得隣幾
獨絶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
誦而感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
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
聽徒擁戢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
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
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
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胥興命駕解
契昇堂行敦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
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
路乃闢拓素業更委異聞旁評經論
為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
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
采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
九年十月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
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四

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拾懺儀輕重
敘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道
爍律學所崇業駕於礪為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州人也遠祖
因從今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襟悟道
履操沖明志在學年方遊法苑事沙
門曇延法師延震嶺玄摽遺教法主
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琬
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
洪遵律師伏膺四分冠冕遵性鎔汰
持犯涉律三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
樂推前英歎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真
體據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唯
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
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
覈新聞環循弥討其際搜會擢其玄
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略
剖於終摽樹創闢於始永惟延師存
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
故揩志營復克遂先摸於仁壽二年
提洽有緣便事鑪鑄寺乃京阜衝要
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

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花
狀如雲母满空飄灑終隆像前傜歴
嘉其年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關揆之
後雅相逾圓即為關輔棟梁金像之
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静夜清
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
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眞
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
追惟舊緒敬崇浴具每年興旦建講
設齋通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
普及僧儔又常慨運雌象未有翻歸
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鎣飾道場
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條二十
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
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
无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從此而
未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
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捐對欣振
諸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
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
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為
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
以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

居之供事豐華厝霑會響又別勅延
入為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樹捺
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
若自守不顧有餘䞋施所資悉營功
德尋有別勅於苑內德業寺為皇后
寫現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
造藏經並委其監護苑以二宮所寄
惟谷其誠祗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
季藏法隋朝冊興傳度法本但存卷
秩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
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
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偽
迷悟有分於本末經領貞明自苑始
也昔育王冊集於周時今苑定宗於
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正訓
於世三藏含之偏以昔節自修德以
律儀馳譽言為世範緇素攸歸華夷
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二千餘人王
公僚佐爰及皁隸從受歸戒者二十
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
服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
中之教沉吟移晷奉佩而旋右僕射
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師資大
亮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第十三張　承

將軍薛万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
戒約蘇素衆終晉光道岳法師解洞
幽關辯開慧府訪奉戒香行菩薩道
而汲引亡疲弘務終日因之草勵修習
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随
礼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巫覡者云
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毛衆
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
既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
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
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豐
無不宜但既風蘂流痾不獲奉覲蒙
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顧恩隆冈知攸
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
留意尋撿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
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
之救也二减煞者引儒礼无故不煞
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逆也又言
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
其肉此即上帝惻損害之失樹止煞
之漸也故佛經有恕己之喻誡之煞
折諸事也既聞東宮常膳日多烹宰

當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
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
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
今以往請少煞生東宮內外咸減肉
料則曆長命久仁仁育斯隆三順氣
者如經不煞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
春陽之時万物盡生宜育羣品用合
冥造如其有煞是不順氣殿下位處
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
以保天齡請年別春季斷肉停懸
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經年
三月六能潔六根使資五福伏願遵
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
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
知識者是大因緣玄琬道德踈徹曲
蒙顧盻謹率闇見敢塵聽覽登即答
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循覽周環用
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表闡
鷲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
府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弥天鄰幾初
地遂能留情慱施開導蒙心理實義
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羅內外訓
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立言師傅

卯道亦未足爲歸要津擬儀寓論但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第十五張 承
行慈滅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
以成大慈之行謹當誠諸心府奉以
周旋永藉勝因用期具祐餘文不載
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類九年下詔勅
禁起於三月盡於五月殺以仁育無
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
貞觀十年抄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
啓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
玄琬聞真容晦迹像教淩遲無不假
緇素以住持設內外而為護遂得法
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叶万乘紹隆千
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
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承拾仍違賞
罰非宗如其准教驗時是則關以當
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
聞徹閫庭塵勞聽覽現等僧徒無任
慚懼但恐餘年皆抱疾苦相仍弱命
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
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
并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
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曲異納芻蕘之
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

琬悉當傳法廣無匿教之侶言狀考者
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
以聞又遺誡門人在於道撿言極詳
切讀者垂淚又云餘蔭施諸衆生餘
骸依古焚棄制服喪臨一無預懷遂
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
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
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
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
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殯所須事由
天府春宮懿戚鄉相重臣並捨金貝
榮嘉賵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特進
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百藥詹事杜
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礼後於
墳山寺幢蓋相映香花亂空從者如
雲衆盈數万前宿達于終南後塵猶
継于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云
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為時宗如此
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尒時
雲高風靜氷淨油香七衆彌山一心
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
廓然歸本仍於焚所建佛塔一區用
津靈識像傳存焉東宮洗馬蘭陵蕭

勅制銘宗正卿李伯藥製碑立于塔
所時為冠絶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
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
經剝喪粒食男貴客僧無託乃自竭
餘力行化魁豪隨得皆贍並充供給
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
又像季澆漓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
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
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問
於帝京者寔資成賛能扇芳風自見
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運
搜擧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
篤課也而容範端嚴聲氣朗峻預瞻
敬者莫不懍然故圖衆厥相猶令人
畏者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亰嗜
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機諫變
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為宗又不希人
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歎欲
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讓德能世其
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
許州之長葛故又為縣人焉齊葉以
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為書生聰悟敏

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

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強識前
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明達相謂曰
君人如此必令代之優波離也開皇
初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
偏宗四分聞泰山靈巖寺幽栖潔行
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衰復
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為家故
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
明朗河東持律之冢承蕭道聲藉甚
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礼
事並深相悅服道合欣然淹留歲序
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
住于龍門之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
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
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
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頻向黄頰山
條巖夏坐有主命者因事授焉不忍
違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為侶
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無
匿罪便振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
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彦素與周
旋留連累載屬隋煬墜歷法令滋彰

藏匿嚴科殊為峻刻萬以許身為道
隨務東西名貫之除栖道幽阻自中
條王屋巨嶺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
戶逮中原殷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
丁榮欽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
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擯西城不衒講
業及後安靜弥崇法會蒲陝晉絳五
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
秋七十有三自萬脈心戒業演導為
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
好不覺涕之無從一不能裁止便登眺
而慟斯重交慕善為如此也曾講涅
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亂讀
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
有請蕭為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
未解經意安可講乎時以為貞而且
諒又擢諸後學云

釋慧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榮
曆仕隋唐為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
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修學
世俗餚饍見便塞悚僧儀道具覩即
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素奉
佛宗不違其志又臨海州有物聽度

便蒙剃髮隨又還京住大興善為仙
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
道俗洽聞故又覲付囑後投方往仁壽
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又住大禪
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威
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為恒
而勤於政事樂行物也每值立界施
則唱白科舉身先衆首諮考疑議至
於受戒緣集難遮多少教授獨斷咸
不盼然滿乃預令識拘提撕抵掌致
有臨機忘遂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
審彰其成進也游講四方不拘世累
貞觀二年嘗於鄜城魏兵曹家別院
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為火燒風焰俱
盛將延西及滿素水漢之因即風迴
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感頗難登
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
行績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任
弘濟寺上座專弘律訓奬導僧徒丞
有成規受流他寺有集仙寺尼素無
慧解妄有師習鑄老々真人等像私
自供養并黃[illegible]黃巾在堂慶度滿與
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

連告大德顯行揩罰又退一取道緣入（緒昌僧侍奉第三子張予）
公京寺改成佛相用誠飾習昔周趙
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
使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
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迸于寺
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丘慧尚者
僥倖一時宮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
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
即取僧寺為丘所住事違正勑莫敢
致詞滿逐擒集京室三經大德等二
百餘人行於揩黜六自佛法流世未
有丘衆僧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
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
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
令既行是非自顯慧尚不勝其責連
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啓事杜正
倫解其揩事僧衆既集多從情議滿
曰殿下住持正法慧滿據法情理今
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揩本治
罪罪仍未悛據此而詳未敢聞奇使
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便
同解揩滿聞之嘆曰余伴既少難可
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謝

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眾
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
脫袈裟置於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
舉朝目矚不敢通表乃至闕首重勅
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晩秀
有鄰聲釆又願生安養浴僧為業勸
安公之芳緒也煢煢惻惻兢兢自厲
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疾知
當後世勑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
牀自加其膝召諸寺衆人各執別氣
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荅對初無昬
昧煖氣至口奄尒而終春秋五十有
四焚于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惟
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
赤遂座于山隅京師淨住寺惠昂為
之銘頌見于別集製四分律疏二十
卷講四十餘遍
釋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
親慕從緇侶修習戒撿擬用偏功將
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
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覿其精苦潔身
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
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第十三張　子

具已聞說受淨衣毛書然重問持犯
又闕諮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往之欣
喜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即
閑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示
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
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
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
年余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
採經論用裨律宗略計前後四分一
宗百二十遍并覆尋讀强三百遍自
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疋隋文末
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匠難齊覺陰
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筆潛
加鴆扇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
諍行者惟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
結余雖不敏請從推諭即回往謝擲
棄公名揭襆而出衆有止之進回余
不滯於去留也為緣故耳因遊聽諸
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部常
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屆沙門慧
瓚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師宗傳及
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嵓名便
剎有古寺焉掃以居之是不下溪三

續高僧傳第二十 [illegible]

十餘載言行成範緇素崇仰禪林本幽
陋由之喧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綜
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
臥坐終於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
鄉沙門道瓚者善宗四分心明清[illegible]
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
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趙魏
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頻增相乖儀
鄉雖衣服頹弊而藥食無瑕余聞往
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出
於世網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出
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
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坐至於八十岸
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頓
聽徒乃令往飛龍山誦經為業山侶
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
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舂五
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
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
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
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
漸次太原歸依慧瓚定為務旁慕律

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
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
尒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從嚴往石州
聽地持論經傳既久文言大通覆述
前解增其名實有貞秀才者居幽綜
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為披
拼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
徒盛講振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
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勅
為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
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續貞觀之
始出至本州欒城備公猶自在世欣
亮遠觀為建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
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尒後頻開律
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
部法興出自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
春秋七十有七見處義興當途御法
有學士道胄者生自上黨僧貫太原
聽涉有功偏能持志披覽章疏即就
敷揚今住京寺時時揚化
釋慧旻字玄素河東人志用方直操
行不群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
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十六張　宋

歲出家勤精絜業誦法華經朞月便
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
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賓命覆幽宗眷
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
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嘉瑞
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
園寺志律師禀承十誦文理精通傍
詢諸部志公將衛學徒用委壹事六
畢東入會稽至剡礼石佛天台遊講
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屬業一
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
終布衣蔬食慶弔既絶談謔斯亡屬
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逃難避地
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无
擾獸群不亂蘇州揔管聞嗣安迎請
出山固辞不往重使冊請不獲而赴
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
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慼慼聞
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
山立寺行道數年地惟下濕蚊蜹甚
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
事廣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
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

敎植數十万抹通給將來三寶功德
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兒一嵗
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淩惱至於
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
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
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
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
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
不授不納辭還山泉逍遙自訖凡講
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卷吾律
舊疏有漏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
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
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卷
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
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通寺春秋七
十有七矣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
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
寄世本者行雲偵無哭泣各念無常
早求自度言畢端坐律有恒儀碑誌
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誡吾何言哉
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試為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
澄三死前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

諸有流雖復滋累增繁起惟三業隨
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
口定惟靜乱識約心源慧取閑邪信
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刑聖量是故論
云戒如捉賊定是縛賊慧如煞賊賊
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
宣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
察了見使纒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
其本也則淨戒為功舉其治也則正
慧為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
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儀乗
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万載非夫戒
德何以懋哉粤自金河覺言爰始靈
山集法時遵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
教不倫乎哉輕重奉者無爭會聖體
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
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
列前傳部執等陳自律藏久分初通
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
持寔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
遠讃擊成宗尒後璩頴分騑而命路
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
矣而㥯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為尚

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
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
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
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逮及覆聰方開
學肆有宗文世弥沙塞部五分一本
闍譯揭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
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絲味無
曰可為悲夫雖聞海潚披迷汾頽剖
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
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
傳無人翻度惟出戒本在世流通等
累餘宗更無異轍世誦妄習偏倫愚
業婆麤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
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
載五宗生也統敘五部支分此方已
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
所宗此方已獲其二自餘羣部多是
西域賢聖纘述行事其中聚類自分
區別緣敘難裁略言之矣惟夫慧曰
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
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準動靜科據
直與咸若凡愚妄習觀相弘善故律
緣斯致乎乖試詳講導開士持奉

明人見相紛馳于程神略部別殘立
取捨難恒學觀未張乃為關要何以
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凡其部合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顯星張
當受明隨同循合契考夫行事之士
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
分令則隨學陳相不祖先模抑斷是
投妄情斯託可謂師資訓鈌教授無
功亦是頓行道殊機見乎僻斷之極
雜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
頌聲流鄭令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
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攝護
雖屬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号法
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時
所禁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蹤六
卷但是長科至於義擧未聞于世斷
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
用專務栖德不暇旁求魏末齊初慧
光宅世宗匠歎臨師表弘理冊造文
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
行光德光崇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
列千僧竟鼓清言人分異擬勒成卷
袟通号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

律軌儀太聖徽猷具焉而以世美斯
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有雲暉願三
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則命
初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倫高東
夏暉次出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經
便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
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要切詞相法
聚推焉世謗首尾信採風骨洽陽法
願昭視兩家更闢荒元制衣作抄疏不
藏於前彈糺衆於律文是非格於事
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
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遵深誼
等或閫治鄭魏或開壇燕趙或導達
周秦或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
驚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道閑
業閟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
高于時世尚僧祇而能開行四分登
座引決其從如流剖毂每臨衛爾而
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
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
斯講授宗緒盛廣採素跡深時屬雲
雷接綴傳化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
非博贍百家共師一軌雖欲層筆無

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興戒

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
第無越魏都制跡乃行其緒識少餘
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難
阻多騎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
者衆闕其笑嗚呼律為法命弘則命
全今不欲不弘正法斯滅又可悲之
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
宗中情緣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
後異儀開制適緣舉例寧準論餘兩
藏義在澄通達解知微名為會正所
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乎說精理開
明慧務俱稱至教即定成經若據律
宗惟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
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
實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
敢啓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
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皆遵
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
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為大師
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
虛也哉昔鵠樹已前持律者衆其中
高者牛王寂初往業未夷從居天堂

其次接結弓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
為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遵章隨犯
科要多因而結至於持犯通塞微舉
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
四依通傳正軌揩摸後業必祖斯文
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
具戒介前法衆同号息慈師弟乃開
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
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網初啓
隨得宗之奉可佐也西晉務法稍漸
經歆中原亟亂干戈競接雖邑洞殘
渭陰荒燼笙護青門之衆可卷而
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
晧苛虐元兇不仁攤寺列兵度劉釋
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
僧捐寶授㲉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彌
天㤥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
飢交貿綱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
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摘緣成濟得
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是奈
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疏略粗知大旨
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
斯寄其後遠憺顧異咸習門風大啓

續高僧傳卷第廿二　第十四張　丞　孝

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
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經目手舉
清徒故有攝嶺栖霞弘明淨地秦川
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
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人法
交映則行解相扶有昧則絕紐當時
無得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
四焉試略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
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網
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為小乘毀淨
戒者重為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
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拉如指
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經領恥已
不逮於清達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
迴情學大開展心胷陵轢聲聞慶揚
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曲
媚於門侶如斯懷挟未曰倫通以
此來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闡
張慧路徵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
鬘所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即
大乘學也時所明初心之具脩也尚
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諳達理教體
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

下衆必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
詳義棄智而從諸識生死無涯之傳
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
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
未足言哉是以大小兩教随相攝修
並在雜者豈惟封執若存此計與外
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
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随也須遵實行
之務知受而不明随脩願而無其行
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
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為煩累形神
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為小道小可
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
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知相善住持
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
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幾容師授尊
撲趍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攬
戒奉以為師行絕經猷委戒填諸滯
鑿專志在於本毒去取正於方寸用
斯知濟誠未敢闇此則愛大憎小為
迷一也若能閑鍵身口附相攝持虛
蕩慮知體道懐德則安遠光馮斯其
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

通小徑委本詮而尋章句時違界繫
作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頻
繁之包當聖列爲存道行凡學止在
贊謍於是偉討終身博綜詞義輕冀
戒詰陵犯色聲邪說留於眉吻邪求
滿於胷臆謂捧鉢爲鈍丁号持執爲
堅子半月說戒惟列虛言衣鉢受持
拯戒煩碎遂即顚倒形脈雷鼓言聲
侮弄尊儀斜盻經律故使依藥受淨
永絶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
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
於舌端曾未圓爲心約此則尊高衿
伐賊委本基爲迷二也若能深討使
性妙識治能念動惟是我人事對但
明歷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慧休
論士樹以風聲然甚專大深小騰實
復光甚美又有行福未凡禀素疎野
屬請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
生例不如常飮淳乳飽我心神靜慮
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
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
聽採坐列羣僧競務鑽研其人無幾
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爲

延賓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桑
緝西偈傍於弟主此草光來
蓄材未思物命燎石溉隰壅生靈
惟恐福業不成寧未懷諸悲惻是以
不聞大聖之明誡也十誦三相正在
斯人或謂為福行罪功過相補是文
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斫
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等心不惟事業
無益之咎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
寔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illegible]
易染妙理難弘為迷三也若能依准
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是當初護
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遂林
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於尊門
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導誦役務
粗知文句時登元坐引衆闡揚傳來
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之清
誡也法身成具方兆師資今乃易從
止足未思弘贍魚睨雲漢爾疏僧倫
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頗諸經論事等
石田斜睞高名約同稱稱知法世宗
誰辯菫猶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
由其量度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制
曾無毋覆傳而不習孔門所輕習而
不經釋宗所誡何異讀礼而存俗

傚誦易而忽陰陽最哉斯言令終宜
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律部邪
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指誦
文指紙籤行題鞭記學有則依述闕
則絕言縱有異徵取通無路便言律
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遂即昌世輕
生漫行章句飲香湯者為清齋畜錢
寶者為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未
必姚周斯皆强於鈆刃易取思齊其
迷四世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把
酌四印昭融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
相循隱括舉例則物我同曉如斯御
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
犯定慧之學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
銷能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
捐月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
迷愈疾論者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
言何以致詞列域心寧盡故經陳曰
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述云常尒
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試敘徽有
箴銘將用體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
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